

# 《太清金液神丹經》與《馬君傳》

曾達輝\*

陳樹渠紀念中學（香港）

## 摘 要

永嘉之亂後，南渡祭酒融合了流傳江南的固有道經和傳說，重新寫造天師道的經傳，當中包括根據《神仙傳》和葛洪所藏丹經編造的《馬君傳》，以及根據《靈寶經》擴寫的《靈寶五符》。此二經書經由著名祭酒魏華存的兒子授予江南學道士人，對上清經出世有重大影響。唐宋之際，《馬君傳》內的煉丹經方被割裂獨立成篇，附以葛洪所撰記述兩篇，拼湊成今本《太清金液神丹經》。

**關鍵詞：**葛洪，《神仙傳》，《靈寶五符》，《馬君傳》，《太清金液神丹經》，天師道

《正統道藏》內之《太清金液神丹經》(582/31)<sup>(註1)</sup>（以下簡稱道藏本《神丹經》）經饒宗頤之研究，頗為近人注意，然其作者、緣起、真偽與成書經過仍不得鑒證。<sup>(註2)</sup>本文擬拈出早已湮沒無聞之《馬陰二君內傳》（又稱《仙人馬君陰君內傳》或《馬君傳》），以釋道藏本《神丹經》之疑。此經三卷，蓋可分為三部份：

I. 丹經部份（1.1a-2.5b），包括張陵（?-157）序（1.1a-3b）、弟子王長、趙昇註（1.3b-7a）、金液、還丹等營鍊法及諸祭儀（1.7a-2.4b）、跋語（2.4b-5b）。

---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tatfaitsang@yahoo.com.hk。

1. 括號中首一數字即《正統道藏》上海涵芬樓影印本的冊數，後一數字乃台北新文豐影印本的冊數。以下凡引道藏俱同此。又，拙文初稿撰成後，承論文審查者指摘，得以更正訛誤，謹此致謝。
2. 饒宗頤：《選堂集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2），〈《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頁516-7謂「此書決不晚至宋、梁以後」，然葛洪親撰與否則「極難確定」；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377謂「至遲東晉時，此經業已出世，……至葛洪在世時已有此書否，疑不能決」。陳國符：《陳國符道藏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道藏》經中外丹黃白法經訣出世朝代考〉，頁78則據經中韻語用韻例而判斷「此經在西漢末東漢初出世」。

II. 葛洪 (283-343) 所記鮑靚之識言 (2.6a-11b)。

III. 葛洪所述南海產丹砂諸國之記載 (卷下)。

據本文所考，以上第一部份割裂自東晉初時出世之《馬陰二君內傳》，約在唐宋時與第二、三部份綴合，組成此經。

## 一、鄭隱之《太清神丹經》

東吳、西晉時之丹經託名陰長生者，爲《太清神丹經》。此經葛洪受自其師鄭隱，以爲天下仙道之極至，終身珍秘，既撮抄其事於《抱朴子》及《神仙傳》，又別錄《太清神丹經》之「訣」。

鄭隱所藏道書甚夥，葛洪經眼者即「當出二百許卷」，<sup>(註3)</sup>嘗自其師親受金丹之經三書：

《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跡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之不書者。……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sup>(註4)</sup>

《太清丹經》三卷，又稱《太清神丹經》或《太清經》，<sup>(註5)</sup>附有題東漢陰長生之序，謂其經方乃傳自馬鳴生，以付後世：

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己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sup>(註6)</sup>

3.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9，頁332。

4. 《抱朴子內篇校釋》卷4，頁71。葛洪師從鄭隱，當在297-302年間。參李豐楙：《抱朴子》（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3），頁31-32；大淵忍爾：《道教史の研究》（岡山：岡山大學共濟會書籍部，1964），頁102-3。

5. 《太清神丹經》之名，見《神仙傳》（見李昉〔825-996〕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8，頁54、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664，頁6a引）。《太清經》之名，見《抱朴子內篇校釋》卷4，頁78、卷19，頁333。按：南朝至唐宋時之《神仙傳》大體仍同於葛洪之舊製，未經大副竄亂。明代之《神仙傳》則爲後人摭摘類書引文而成，多有訛誤，不可採信。詳參 Benjamin Penny, "The Text and Authorship of *Shenxian Zhua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Hong Kong), 34.2(1996), pp.165-209。

6. 《抱朴子內篇校釋》卷4，頁77。有關馬鳴生，詳下文。

（陰君）寫丹經……一封縑書，合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

（註7）

鄭隱復假託其書乃《太清觀天經》之下篇，出於老子之師元君，左慈精思而得，輾轉經葛玄（164-244）傳予鄭隱自己：

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授，其中三篇世無足傳，常沉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

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註8）

出於元君、左慈精思云云固是虛誑，葛玄所授恐亦是胡謔之語。陰長生既已傳丹經於世，又何待左慈精思而得？蓋鄭隱其人信口雌黃，與誠信篤實之葛洪作風迥異。《太清神丹經》當是東吳時方士所造，（註9）鄭隱秘藏之而不輕以示人。陰君序所述其書之緣起及師承，與鄭隱之言縱無扞格矛盾之處，亦有待牽合。然葛洪既尊崇其師，終身不貳，故《抱朴子》並載兩說而不置疑。

葛洪受經之時，兼得傳付「諸口訣之不書者」，其後筆錄此諸口訣以闡釋本經。今此「《太清神丹經》訣」之佚文，見存於《太清經天師口訣》（583/31）前四頁（1b-4b），（註10）釋述華池法、水真珠法、消鉛錫為水銀法、銀雪法、赤釜（塗釜

7. 《太平廣記》卷8，頁54-55引《神仙傳》，又見《太平御覽》卷664，頁6a引。「十篇」，《太平御覽》作「一篇」。

8. 《抱朴子內篇校釋》卷4，頁76、頁71。

9. 《太清神丹經》序文中有陰長生之贊語及詩三首，載錄於《神仙傳》（詳下文）；土屋昌明：〈四庫本『神仙傳』の性格および構成要素〉，《東方宗教》，87（1996），頁50-51謂此贊語及詩之押韻俱合魏、晉時用韻例。大淵忍爾：《道教史の研究》，頁134據《太平廣記》指出陰長生詩中有佛教「五濁」一詞，謂此文當是後人偽托。按：「五濁」原作「五經」，見於《無上祕要》（768-779/42）34.3b引顧歡（425?-488?）《道迹經》及明鈔本《太平廣記》（見中華書局本頁55之校語）。

10. Fabrizio Pregadio, "The Book of the Nine Elixirs and its Tradition", 載山田慶兒、田中淡編：《中國古代科學史論續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1），頁571-4謂《太清經天師口訣》1b-4b改寫自葛洪所得之《太清神丹經》。

及封釜之法)、艮雪法及雄雪法七事。文中六次言及「本經」或「經」，(註 11)當即指《太清神丹經》。陶弘景(456-536)嘗見此經訣，云：

《太一金液經》者……葛洪注，是郝愔(313-384)黃素書，又有《別訣》一卷，此亦太清上(「上」字疑衍)丹法也。(註 12)

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151/9)記陶弘景之自述：「年十二時，於渠閣法書中，見郝愔以黃素寫太清諸丹法，乃忻然有志。」(2.13b)陶弘景經眼之太清丹法《別訣》一卷，當即葛洪所錄《太清神丹經》之訣。

《太清神丹經》可分合丹經方與陰君著述兩部份。經方內容今可考者，除太清丹法外，有華池法、赤鹽法、艮雪法、玄白飛符、三五神水法、水真珠法、消鉛錫為水銀法、銀雪法、赤釜、雄雪法、九轉丹及九光丹共十二項，並有合丹祭法一卷。《抱朴子·金丹》謂太清神丹「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艮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又引述九轉丹、九光丹，謂「其法皆在《太清經》中卷耳」；(註 13)水真珠法、消鉛錫為水銀法、銀雪法、作赤釜及雄雪法則見於《太清經天師口訣》(1b-4b)。陰君著述則有序、詩三篇及贊三者，葛洪《神仙傳》據其序立傳，並具載詩贊，復加仙說非虛云云之按語。其傳略云：陰長生乃漢室外戚，(註 14)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十餘年後馬鳴生「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而別去，時在「漢延光元年(122)」。陰長生服丹半劑，不即昇天，周行天下，「在民間三百餘年，後於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復著書九篇，述漢代得仙者四十五人。(註 15)按：葛洪於

11. 「按本經」及「如本經說」(1b)、「本經云」(2b)、「本經所作」(3a)、「如經法」及「如經說」(4a)。陳國符：〈道藏經中外丹黃白法經訣出世朝代考〉，頁 88 謂《太清經天師口訣》所引經，「今《太清金液神丹經》皆無其文。蓋今本《太清經天師口訣》，即張天師諸文，但疑非全訣，或其他藥訣有攙入此訣者。」按：「太清神丹經訣」固非張陵口訣，所釋者亦當為《太清神丹經》而非後出之道藏本《神丹經》。

12. 《太平御覽》卷 672，頁 2b 引《太上太霄琅書》，按：所引當為《登真隱訣》。Michel Strickmann (司馬虛)，「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in Holmes Welch & Anna Seidel (索安士，eds.), *Facets of Tao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33 亦以此文出《登真隱訣》。葛洪下注之《太一金液經》即《抱朴子》提及鄭隱所授之《金液丹經》(非道藏本《神丹經》)，今收於《抱朴子神仙金鈞經》(593/32)卷上。有關此經詳參 Pregadio, "The Book of the Nine Elixirs and its Tradition", pp. 574-8。

13. 《抱朴子內篇校釋》卷 4，頁 76、77、78。

14. 後漢光武帝(25-57 在位)及和帝(89-105 在位)皆有皇后陰氏，見范曄(398-445)：《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10 上，頁 405、417。

15. 《太平廣記》卷 8，頁 54 引《神仙傳》；又見《太平御覽》卷 662，頁 5a、卷 664，頁 6a 略引。

西晉時受《太清神丹經》，上距延光元年不過一百七十餘年，周行民間三百年云云明是無知誑語，故葛洪想當然爾，於傳末另添一說：「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sup>(註 16)</sup>由此可見葛洪《神仙傳》之述而不作，墨守舊籍，遇有於理不合處亦不以意改易。

《太清神丹經》陰長生序當兼述其師馬鳴生得道之事，即《神仙傳》馬鳴生傳之所本：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為縣吏，捕賊，為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sup>(註 17)</sup>鳴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為負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丘，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當作「清」字）神丹方》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恒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車馬，並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怪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sup>(註 18)</sup>

此馬鳴生傳記載頗略，所師神人並無姓氏名號。

《太清神丹經》至唐代尚存，著錄於隋唐時之書志。<sup>(註 19)</sup>700 年前後成書之《周易參同契注》(621/34) 題曰陰長生註 (1.32a)，亦曾引經中語句。<sup>(註 20)</sup>此經

16. 《太平廣記》卷 8，頁 55 引《神仙傳》。按：《太清神丹經》之成書，當上距漢世已遠，故有此「在民間三百餘年」之浮辭，然亦不至晚於晉室一統，是以本文推斷此經當出於東吳方士。
17. 王松年：《仙苑編珠》(329-330/18) 2.5a 引《神仙傳》，在此衍「乃師安期先生」一句。
18. 《太平廣記》卷 7，頁 49 引。《太清神丹經》，《仙苑編珠》2.5a 引作「《太清金液丹經》」。按：《仙苑編珠》所引或受後來《馬陰二君內傳》之影響而臆改，當以《太平廣記》所引為是。
19. 《太清神丹中經》，見魏徵 (580-643) 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 卷 34，頁 1049；劉昫 (887-946) 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 卷 47，頁 2048；宋祁 (998-1061) 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卷 59，頁 1569；隋志作一卷，兩唐志俱作三卷；藤原佐世 (?-898)：《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則分別著錄「《太清神丹經》上篇」及「《太清神丹經》」各一卷 (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集証と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4】，頁 184-5)。
20. 《抱朴子》記《太清神丹經》「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導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為之實難也。」(《抱朴子內篇校釋》卷 4，頁 77)《周易參同契》注云：「《太清經》曰：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導引屈伸也，不在呪呵多語也，不在精思自苦也。長生之道，要在神丹，知之甚易，為成是難。」(1.32a) 陳國符：《道藏經中外丹黃白法經訣出世朝代考》，頁 131 考此《周易參同契》註乃李淳風 (604-672) 以後唐人所下；Fabrizio Pregadio, "The *Daozang* Commentaries to the *Zhouyi cantong qi*" ([http://helios.unive.it/~dsao/pregadio/articles/ctq/ctq\\_comm\\_2.html](http://helios.unive.it/~dsao/pregadio/articles/ctq/ctq_comm_2.html)) 謂當成書於 700 年前後。

至王堯臣（1001-1056）等《崇文總目》則不復載錄，或於唐宋之際亡佚。

## 二、馬明生故事之踵事增華

葛洪以後，《神仙傳》中馬、陰師徒二人之故事經重新編寫，獨立單行，形成卷帙廣袤之《馬陰二君內傳》，特為南朝時上清派所推重。其中陰長生傳大體沿襲舊說，僅略作增益，馬明生（即馬鳴生）傳則大幅擴寫，所述其學道成仙始末皆繁於《神仙傳》，其師安期生與太真夫人相繼登場以論仙道，事理文采亦遠勝舊傳。

《馬陰二君內傳》今無單行。<sup>（註 21）</sup>《雲笈七籤》載錄〈馬明生真人傳〉（106.15b-21a）與〈陰真君傳〉（106.21b-24b），具述二君求道始末，又有與〈馬明生真人傳〉所載相同之〈太真夫人贈馬明生詩二首並序〉（98.1a-5a），當並屬《馬陰二君內傳》佚篇，各有刪節，並非完帙。六朝隋唐時別有四書採錄或改編此傳，詳略不一，雖皆未明言出處，然內容文字與《馬陰二君內傳》佚文幾盡重覆，可互相覆證，當同出一源。此四書為：

- I. 顧歡《道迹經》（《無上秘要》7.10b-11a、34.3b 引）；<sup>（註 22）</sup>
- II. 《馬明生別傳》；<sup>（註 23）</sup>
- III. 《真人傳》；<sup>（註 24）</sup>
- IV. 杜光庭（850-933）《墉城集仙錄》（560-1/30）〈太真夫人傳〉（4.1a-10b）。<sup>（註 25）</sup>

21. 王堯臣（1001-1056）等：《崇文總目》（《國學基本叢書》本）卷4，頁305、《道藏闕經目錄》1.4a。《仙人馬君陰君內傳》，見《隋書》卷33，頁979、《舊唐書》卷46，頁2004、《新唐書》卷59，頁1519，俱作一卷。隋志與《道藏闕經目錄》不著撰人，舊唐志題「趙昇撰」，新唐志題「趙昇等」。《崇文總目》作孫思邈撰，當誤。

22. 土屋昌明：〈仙傳文學と道教〉，載野口鐵郎編：《講座道教・第四卷》（東京：雄山閣，2000），頁177-8已指出《仙人馬君陰君內傳》（《馬陰二君內傳》）為《道迹經》所採錄。

23. 虞世南（558-638）：《北堂書鈔》（北京：中國書店，1989）卷133，頁530、頁534、徐堅（659-729）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25，頁602、歐陽詢（557-641）：《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44，頁782、卷87，頁1486、《太平御覽》卷577，頁8b、卷706，頁6a、卷930，頁4a-b、卷965，頁4b引，作者不詳。

24. 《太平御覽》卷661，頁7a引，作者不詳，文中附會馬明生原來「姓帛名和」。

25. 〈太真夫人傳〉又見於《太平廣記》卷57，頁350-4；誤注「出《神仙傳》」。《墉城集仙錄》乃眾女仙之傳，好改寫舊籍，易以女真為傳主，詳參李豐楙：《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西王母五女傳說的形成及其演變〉，頁215-245；楊莉：〈《墉城集仙錄》版本之考證與輯佚〉，《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4（2004），頁301-328。此文論《墉城集仙錄》之取材，然並未指出〈太真夫人傳〉之來源（頁320）。

以上除《道迹經》兼採馬明生與陰長生二真之傳外，其餘三書皆僅見引述馬明生事。《馬明生別傳》屬小說性質，保留部份原傳內太真夫人與安期之對答，但原「太真夫人」處一律易以「神女」。<sup>(註 26)</sup>《真人傳》佚文則零碎而不足據。杜光庭〈太真夫人傳〉翔實引錄太真夫人之言辭，每多溢出於《雲笈七籤》處，可補其不足。此蓋因《墉城集仙錄》以太真夫人爲西王母之女，故專錄其言行，《雲笈七籤》則多刪落原傳內太真夫人與安期之對答。

《馬陰二君內傳》之情節與文字俱沿襲《神仙傳》，另添附諸多鋪張誇飾之細節與長篇對答。其中陰君傳之內容文句與《神仙傳》較相近，兼載《神仙傳》中葛洪仙說非虛之勸仙按語、陰君「自敘」節錄及詩。<sup>(註 27)</sup>傳文謂陰長生屢爲馬明生責罵，受經前又乞問合藥之祭祀儀禮（《雲笈七籤》106.22a-23a 引），唯此二事未見於《神仙傳》，爲新傳所附增之情節。至於舊傳中「在民間三百餘年」之謬辭，則不復見於新傳。馬鳴生傳之擴寫則遠爲顯明可睹，據《神仙傳》之馬鳴生傳，馬鳴生少爲「神人」所救，而其姓名不具。《馬陰二君內傳》則記述馬明生初遇者爲太真夫人，得其救治，乃追隨爲役使。然太真夫人之道術高上懸絕，凡人殊不可學，故未授以真法。後安期先生來至，太真夫人先與安期論陽九百六之厄，後令馬明生改隨安期學道別去。馬明生追隨安期廿年，得授太清金液神丹方，先服丹半劑留於民間，曾以「國祚大期」告於漢靈帝（168-189 在位）時太傅胡廣（91-171），光和三年（180）復服丹半劑昇天。<sup>(註 28)</sup>舊傳於馬、陰二君之遊行民間，不即仙去，頗有嚮慕欣羨之意。新傳則藉太真夫人之口，指斥安期久未飛昇，「何爲杳杳久爲地仙乎？」<sup>(註 29)</sup>於地仙略有鄙夷之色。據此可推知此新傳作者蓋安於仕宦，非布衣術士。

26. 《北堂書鈔》卷 133，頁 530、頁 534、《初學記》卷 25，頁 602、《藝文類聚》卷 44，頁 782、卷 87，頁 1486、《太平御覽》卷 577，頁 8b、卷 706，頁 6a、卷 930，頁 4a-b、卷 965，頁 4b 引。道士之經方及符多附有誇示神效之故事，乃六朝小說之重要素材，詳參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小說與方術〉，頁 106-128；小南一郎著，孫昌武譯：《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221-4。

27. 陰長生詩未見於《雲笈七籤》〈陰真君傳〉（106.21b-24b），然引錄於顧歡《道迹經》（《無上秘要》34.3b 引）。顧歡法眼高懸，引書自有其嚴格標準（詳下文），此詩當引自《馬陰二君內傳》而非《神仙傳》。

28. 見《雲笈七籤》106.21b-24b、《太平廣記》卷 57，頁 350-4 引。

29. 《太平廣記》卷 57，頁 354 引。安期生乃河上丈人弟子，曾獻策於項羽（前 232-前 202），見司馬遷（前 145-?）：《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80，頁 2436、卷 93，頁 2649。自西漢以來，安期生已爲方士稱尚之神仙，見《史記》卷 28，頁 1385-6、1390、1393；《列仙傳》（168/8）1.14b-15a。《馬陰二君內傳》中之地仙安期則唯唯諾諾，謙卑愧赧於太真夫人座前。

《馬陰二君內傳》當嘗爲上清派楊羲（330-?）、許謐（305-373）或許翽（341-370?）三君所寫錄，並爲宋、齊時顧歡與陶弘景所採用。顧歡與陶弘景二人堪稱上清經之護法，皆醉心上清經傳，無微不信，篤信至誠，其志堅如金石，始終如一。二人尊崇楊、許三君手書爲金簡玉札，細意編纂爲新道書，並據以考證幽冥靈奧之境，若非三君手寫之本，則疑而不信。二氏諒有執迷不悟之失，必無偽造塗抹之舉，所引三君之經傳文字，最可信賴。顧歡《道迹經》即據楊、許三君經傳編撰，<sup>（註30）</sup>具載三君經傳中仙真事蹟，經中既載述太真夫人答安期之語及陰長生詩（《無上秘要》7.10b-11a, 34.3a 引），當因《馬陰二君內傳》有三君寫本，其文字方得選入《道迹經》。

陶弘景亦用《馬陰二君內傳》以考證神仙幽冥之事，稱之曰《馬君傳》，此猶簡稱《紫陽真人周君內傳》爲《周君傳》，以《清虛真人王君內傳》爲《王君傳》。傳內安期謂：「下官先日往九河，見司陰君與西漢夫人共遊」，<sup>（註31）</sup>西漢夫人問之以陽九百六之期，太真夫人答謂至此期運將有大旱與大水，其事「是司陰君所局」（4.4b）。<sup>（註32）</sup>可知司陰君乃主掌天下江河海水。陶弘景弟子周子良（497-516）才能通神，<sup>（註33）</sup>其遺記曾提及「司陰府掌水事」（《周氏冥通記》〔152/9〕3.13a），陶注：「司陰君主天下水事，事出《馬君傳》」（4.5b-6a）。周子良當曾讀《馬陰二君內傳》，故有司陰府掌水事之說；倘此傳乃世間俗書，無三君寫本，陶弘景必不引以爲證。《登真隱訣》中〈真靈位業〉之篇列述天上地下諸仙真，移錄於《無上

30. 顧歡編撰《真迹經》及《道迹經》二書，皆據楊、許三君手書，可參石井昌子：《道教學の研究——陶弘景を中心に》（東京：國書刊行會，1980），〈真誥の成立に關する一考察〉，頁127-160。有關陶弘景《真誥》及《登真隱訣》之編纂方法，參胡適：〈陶弘景的真誥考〉，《胡適文存》（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卷4，頁162-8；Isabelle Robinet（賀碧來），*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4），II, pp.313-351；石井昌子：《道教學の研究》；同氏：〈《真誥》編修再考〉，載《牧尾良海博士喜壽記念儒佛道三教思想論考》（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1），頁17-34；同氏：《真誥》（東京：明德出版社，1991）則爲簡明之解說；E. Watts Hyland, "Oracles of the True Ones: Scroll One" (Unpublished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4)。
31. 《壺城集仙錄》〈太真夫人傳〉4.4a，又見《太平廣記》卷57，頁352引。《無上秘要》7.10b引《道迹經》：「下官先日往九河口，見司陽君與西漢夫人共遊」，「司陽君」當作「司陰君」。「西漢夫人」楊羲通神時亦曾目睹，見陶弘景《真誥》（637-640/34）1.4b。
32. 又見《太平廣記》卷57，頁352。《無上秘要》7.10b節錄《道迹經》，不及此部份。
33. 有關周子良通靈事，詳參吉川忠夫：《中國古代人の夢と死》（東京：平凡社，1985），〈夢の記録一周氏冥通記一〉，頁59-118；許麗玲：〈《周氏冥通記》初探〉，《東方宗教研究》，新4期（1994），頁149-164；Stephen Bokenkamp, "Answering a Summons", in Donald S. Lopez, Jr., ed., *Religions of China in Pract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88-202。



秘要》卷 83-85。<sup>(註 34)</sup>今《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73/5) 題陶弘景纂，閻丘方遠(?-937) 校定(1a)，則為〈真靈位業〉篇單行改編本。<sup>(註 35)</sup>《馬陰二君內傳》中言及之仙真自亦俱見於〈真靈位業〉篇，上清境仙真有「太真王夫人」及「西漢夫人」(見《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6a、7a 第二女真位)，太極境仙真則有「北極真人安期生」(《無上秘要》84.15a)。馬明生及陰長生事跡較詳，云：

陰長生，南陽人，師馬君，受太清丹法。馬明生，臨淄人，遇太真夫人，以靈丸，後師安期生，受服太清丹，在世五百年去世。(《無上秘要》84.8b 引)

所述乃撮取自《馬陰二君內傳》。可見此馬、陰二君新傳必有楊、許三君之手寫本，故特為上清派所崇奉。今可考上清真傳有《蘇君傳》、《周君傳》、《裴君傳》、《茅君傳》、《王君傳》及《魏夫人傳》六部，<sup>(註 36)</sup>合一傳二真之《馬君傳》，即唐代《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760-1/41)「上清大洞真經目」著錄之「八真七傳七卷」(5.2b)。<sup>(註 37)</sup>

### 三、《馬君傳》之構成

《馬陰二君內傳》內容不限於馬、陰二君之新傳，並列載二君所服用之金液丹經。此丹經部份或篡改舊籍、或以意創造，復託於真人及有道之士。後人割裂《馬陰二君內傳》，使丹經部份別本單行，即道藏本《神丹經》之前半部。

道藏本《神丹經》前半部丹經部份原與馬、陰二君傳記相連，合成《馬陰二

34. 《正統道藏》本卷 85 闕，自敦煌卷 P2861《無上秘要》目錄可知，卷 85 題「得上清道人名品 得王(玉)清道人名品」，見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東京：福武書店，1978)，頁 374。

35. 吉岡義豐：《道教と佛教・第二》，頁 108；Strickmann, "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 p. 179 皆指出《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源自《登真隱訣》。此本嘗為五代時道士閻丘方遠(?-937) 改易名目與次序，不可盡信。John Lagerwey (勞格文), *Wu-shang pi-yao: somme Taoïste du VI<sup>e</sup> siècle*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1), pp.33-181-2 認為《無上秘要》卷 83-84 來自「陶弘景的《真靈位業圖》」，當誤。本文引〈真靈位業〉篇，乃據《無上秘要》；唯上清境及玉清境之仙真名目既闕佚，乃退而採用《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其第一、第二位，即原著中之玉清境、上清境)。

36. 詳參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II, pp.365-405。

37. 敦煌卷 P2337《三洞奉道科誠儀範》卷 5 所載同，見《敦煌道經·目錄編》，頁 369。

君內傳》，其證有三。其一，丹經末之跋<sup>(註 38)</sup>明言有二君故事附於丹經，云：

弟子昔聞得道真人傳說所言，往往稱歎，……豈可令清真之音，墜而不書乎？故書二君神光見世之言，自漢靈以來，稱說故事，附于丹經，紀載之焉，諸有道者，可攬以進志也。(2.5b)

其二，道藏本《神丹經》天師序注文與跋文之內容，皆有與《馬陰二君內傳》中太真夫人語相因呼應者。傳文中太真夫人嘗釋九丹之階次：

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龍胎之醴，二名玉胎瓊液之膏，三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雲碧之腴，五名九種紅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七名九轉霜雪之丹，八名九鼎雲英，九名雲光石流飛丹，此皆九轉之次第也。(註 39)

道藏本《神丹經》天師序之趙昇注則云：「九者，九丹之品號，太真王夫人已具記之焉。」(1.5b) 傳文中太真夫人又告馬明生云：「安期明日來，吾將以汝付囑之，相隨稍久，其術必傳。」<sup>(註 40)</sup>道藏本《神丹經》跋文則引太真夫人之語云：「經非有求仙之志，固不授也。是以太真夫人猶語馬君云：與安期相隨少久，其術可得而傳。」(2.5a) 可見太真夫人與馬明生之事必原與道藏本《神丹經》丹經部份相連，互相呼應。

其三，《馬陰二君內傳》固有楊、許三君寫本，道藏本《神丹經》之丹經部分亦然，為陶弘景煉丹時所參照，當相連同出。505 年初陶弘景受梁武帝（502-549 在位）請托而鍊丹（《華陽陶隱居內傳》2.5b-6a），遂檢料世傳鍊丹諸經方，終選用《茅君傳》中之九轉丹法，<sup>(註 41)</sup>嘗於《登真隱訣》評述出於安期之太清金液丹：

泰清金液，此乃安期所傳，而用鹵醎、虜鹽，此世難多，兼祭法用牢

38. 此跋末題撰人，開首云：「鄭君曰：夫仙人飛沉，靈驗難論，實非凡庸可得闕覲。自丹經神化者，著在實驗，是故天尊貴人隱秘此道。」(2.4a-b,《雲笈七籤》66.18a 引同)「天尊」一詞源出佛教，不見於《抱朴子》中，此番稱曰鄭隱之言詞，必是偽託無疑。下文「弟子昔聞得道真人」之「弟子」，則似是指葛洪。作偽者之用心，蓋暗示此丹經曾為葛洪珍秘，假借其令譽以孚眾望。

39. 《太平廣記》卷 57，頁 353 引《壺城集仙錄》〈太真夫人傳〉。

40. 《雲笈七籤》106.18b 〈馬明生真人傳〉；又見《太平廣記》卷 57，頁 351 引〈太真夫人傳〉。

41. 陶弘景鍊丹歷時廿多年，其始末詳參 Strickmann, "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 pp.123-192。

俎，以為憚礙之也。（《華陽陶隱居內傳》2.6b-7a 引）

道藏本《神丹經》中作六一泥法，用「礬石、戎鹽、鹵鹹、礬石……左顧牡蠣、赤石脂、滑石凡七物」（1.15a）；其法須用禽畜為祭祀：「祭受之法，用好清酒一斗八升、千年沉一斤——乃沉香也、水人三頭——雞頭也」（1.18a-b）。<sup>（註 42）</sup>道藏本《神丹經》須用戎鹽、鹵鹹，受經之祭法須用犧牲，皆與陶弘景所得安期之「太清金液」同。《登真隱訣》又謂：「天師〈靈寶伍（當作「五」字）符序〉及〈太清金液丹序〉，並佳筆」，<sup>（註 43）</sup>可知陶弘景所得「太清金液」自稱出於安期外，另附有張陵序文，與道藏本《神丹經》亦同。

《馬陰二君內傳》陰長生傳與《神仙傳》大同小異，其增改處亦與道藏本《神丹經》之丹經相配合。《神仙傳》記馬、陰二君所得經方為《太清神丹經》，<sup>（註 44）</sup>於《馬陰二君內傳》俱改作「太清金液神丹」（《雲笈七籤》106.20a、106.22a 引）。<sup>（註 45）</sup>合太清神丹固須祭祀，此事鄭隱與經中之祭法一卷所言略同，<sup>（註 46）</sup>然未嘗言及授經亦須設祭。《神仙傳》陰君傳中自亦無授經時當祭祀神靈之說。然《馬陰二君內傳》之丹經則具陳授經之祭法（道藏本《神丹經》1.18a-20a），其中九老仙都君和九氣丈人二仙尤為重要，受經施祭時須請九位神靈下降，包括「九老仙都君、九氣丈人」（1.18b），陰長生〈金液歌〉亦云：「受我神言宜見迎，九老九炁相扶持」（1.13b）。<sup>（註 47）</sup>故陰長生新傳遂添附馬、陰二君傳經時闡論受祭法之對答，謂：

長生乃叩頭陳謝，暫留仙駕，拜辭曰：……昔太歲庚辰，聞先生與南嶽真人洪崖君、雲成公、瀛洲仙女數人共坐，論傳授當委絹之誓，教授有

42. 經中陰長生之〈金液歌〉亦云：「千年之鳥水人亡，用汝求生又所禳。」（1.13b）

43. 《太平御覽》卷 671，頁 5a 引。參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I, p.72。

44. 《太平廣記》卷 7，頁 49、《太平廣記》，卷 8，頁 54 引《神仙傳》（又見《太平御覽》卷 662，頁 5a、卷 664，頁 6a）。

45. 其實葛洪所謂之金丹與金液，性質迥異，金丹須起火，金液則否（《抱朴子內篇校釋》卷 4，頁 84），不似《馬陰二君內傳》混為一談。

46. 鄭隱囑葛洪曰「合此大藥皆當祭」（《抱朴子內篇校釋》卷 4，頁 84），《太清神丹經》則謂以神丹作黃金須「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頁 71）。鄭隱授葛洪《太清神丹經》，僅於「山中立壇盟受之」（頁 76），不言祭。

47. 合金液神丹前立祭，所請神靈亦有九氣丈人與九老仙都君（1.8b）。按：九老仙都君及九氣丈人二神常連稱，乃天師道入靜上章所須上啓之大神，如見楊羲《魏夫人傳》中之入靜法（陶弘景《登真隱訣》[193/11] 殘篇 3.8b 引）、劉宋時徐氏《三天內解經》（876/47）1.2a、《登真隱訣》〈真靈位業〉篇（《無上秘要》84.5b 引）。

交帶之盟，應祭九老仙都、九炁丈人諸君，禱祠受之，大藥必行，不祭而受，為之不成。……先生今日見諭，不復陳此，或非先生所授之不盡，將恐是弟子困窮爾。馬明生慰諭之曰：非有不盡，汝性耽玄味，專炁而和，靈官幽鑒以相察矣，不復煩委為俗人之信耳。（《雲笈七籤》106.22a-23a）

此情節當為《馬陰二君內傳》編者所增附，以呼應丹經中之祭法，殊非《神仙傳》所原有。

《馬陰二君內傳》兼有詳盡傳記及具體經方，其體例與風格對上清派影響重大。「內傳」蓋意指「內祕之傳」，傳主在世求仙之事，世間固舊有粗略梗概，「內傳」則復發覆揭祕，盡示其學道登真之曲徑幽途。不僅「內傳」之名為其後陸續出世之道書所用，華僑《紫陽真人周君內傳》、楊羲《太元真人東鄉司命茅君內傳》等上清經傳亦莫不誇張鋪敘，敷張揚厲，詳述傳主學道登真始末，並具載傳主曾修用或下授之經法，（註 48）當以《馬陰二君內傳》開先河。

《馬陰二君內傳》之金液丹經一如馬、陰二君傳，固有自出胸臆處，亦有襲用舊籍處，其具體合丹營鍊法多取諸《黃帝九鼎神丹經》（存於唐代《黃帝九鼎神丹經訣》〔584-5/31〕卷 1），即鄭隱授葛洪之《九鼎丹經》。（註 49）二經相似之處頗多，今僅比較其中一法如下：

48. 有關《周君傳》及《茅君傳》等上清傳之綿密考證，詳參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II, pp.365-405；有關上清經傳之文體，參神塚淑子：〈六朝道經の形成とその文體〉，《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29（1996），頁 53-118。上清派特好用「內傳」之名，參小南一郎著，孫昌武譯：《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361-4。

49. 有關此經，詳參《道藏源流考》，頁 377、383-5；Pregadio, "The Book of the Nine Elixirs and its Tradition", pp.544-553。又《道藏源流考》，頁 375、383 以《神仙傳》載張陵曾得九鼎丹法，乃謂《黃帝九鼎神丹經》出於後漢順帝時。按：張陵得九鼎丹法之說，當是後世道士所造，不可以證其出世時代。

《黃帝九鼎神丹經》第一神丹丹華法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1.4a-b)	《馬陰二君內傳》作金液之華法 (道藏本《神丹經》1.15b-16b)
<p>用真砂一斤，亦可二斤，亦可十斤，多少自在，隨人富貧。</p> <p>納釜中，以六一泥塗釜口際會，無令洩也，謹候視之，勿令有拆如髮，則藥皆飛失其精華，但服其糟滓，無益也。塗訖乾之十餘日，乃可用，不乾燥不可火之也。</p> <p>先以馬通糠火去釜五寸，溫之九日九夜；推火附之，又九日九夜；以火壅釜半腹，又九日九夜，凡三十六日。</p> <p>可止火，一日寒之，藥皆飛著上釜，如五彩琅玕，或如奔星，或如霜雪，或正赤如丹，或青或紫，以羽掃取，一斤減四兩耳。</p> <p>若藥不伏火者，當復飛之，……封其際如始法，猛火飛之，三十六日藥成，凡七十二日畢矣。</p>	<p>取越丹砂十斤、雄黃五斤、雌黃五斤合治，下篩作之，隨人多少，下可五斤，上可百斤。</p> <p>納土釜中，以六一泥密塗其際，令厚三分，曝之十日。……又燥，入火便拆，拆半髮者，神精去飛。若有細拆，更以六一泥塗之，密視之。</p> <p>先……以馬屎燒釜，四邊去五寸，然之九日九夜；……又以火附九日九夜，當釜下九日九夜；又以火擁釜半腹，九日九夜，凡三十六日藥成也。</p> <p>寒之一日，發視，丹砂當飛著上釜，如奔月墜星，雲繡九色，霜流煒燁，又如凝霜積雪，……其氣似紫華之見太陽，其色似青天之映景雲，……乃取三年赤雄雞羽掃取之，名曰金液之華。</p> <p>不成者，更燒如前法又三十六日，合七十二日，無理不成也。</p>

《馬陰二君內傳》之合丹法改寫自《黃帝九鼎神丹經》，顯然可見。(註 50) 至於二經合丹祭祀之法，卻大異其趣，迥不相侔。

50. 《道藏源流考》，頁 380：「《太清金液神丹經》之金液，與此（按：《黃帝九鼎神丹經》）第一丹相同。」

《馬陰二君內傳》亦有襲用他經處，如趙昇注文具引東晉時已在世《服氣經》闡釋行氣之六氣法：

《服氣經》(舊題陶弘景《養性延命錄》 [572/31] 2.2b-3a 引)(註 51)	《馬陰二君內傳》 (道藏本《神丹經》 1.5a-6a)
<p>從夜半至日中爲生氣，從日中後至夜半爲死氣。(註 52)常以生氣時正僵臥，瞑目握固，閉氣不息，於心中數至二百，乃口吐氣出之，日增息，如此身神具，五藏安。能閉氣至二百五十，華蓋明，耳目聰明，舉身無病，邪不干人也。</p> <p>凡行氣……納氣有一，吐氣有六，納氣一者，謂吸也，吐氣有六者，謂吹呼唏呵噓呬，皆出氣也。凡人之息，一呼一吸，元有此數，欲爲長息吐氣之法，時寒可吹，時溫可呼，委曲治病，吹以去風，呼以去熱，唏以去煩，呵以下氣，噓以散滯，呬以解極。凡人極者，則多噓呬，道家行氣，率不欲噓呬。噓呬者，長息之心也。</p>	<p>從夜半至日中爲生氣，日中至夜半爲死氣。常以生氣時正僵臥，冥目握固，閉氣息，於心中數至二百，乃口吐之。日日增數，如此身神具，五藏安，能閉氣數至二百五十，……華蓋明，耳目聰，舉身無病，邪氣不復干。</p> <p>凡行氣法者，內氣有一，吐氣有六也。云內氣一者，謂吸也，吐氣者，謂吹呵唏呬噓呬，皆出氣也。凡人之息，一呼一吸，夫欲爲長，息宜長也。息氣之法，時寒可吹，時溫可呼，吹以去寒，呵以去熱，唏以去病，又以去風，呬以去煩，又以下氣，噓以散滯，呬以解極。凡人極者，則多噓呬，道家行氣，不欲噓呬。噓呬者，長息之忘。</p>

可見《馬陰二君內傳》之成書，或以意創造，或改寫、移錄舊籍之文字。

51. 《服氣經》此節「從夜半至日中……邪不干人也」，亦見引於東晉張湛(約 373)《養生要集》(丹波康賴[912-995]《醫心方》【《日本醫學叢書》本，大阪：イソエント出版社，1991】卷 27，頁 401-2 錄引)，可見東晉時已在世。論《養性延命錄》，參朱越利：〈養性延命錄考〉，《世界宗教研究》，1986 年 1 期，頁 101-115。有關道士行氣呼吸之法，參饒宗頤：《中國宗教史新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從出土資料談古代養生與服食之道〉，頁 74-81。

52. 《抱朴子》亦有此二句：「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爲死炁」，又著錄「《行氣治病經》」。(《抱朴子內篇校釋》卷 4，頁 149-150、卷 19，頁 334)

#### 四、《馬君傳》與《太上靈寶五符序》

《馬陰二君內傳》作者當為東晉葛洪、楊羲二人間之天師道士。其內容與編造手法，俱與魏華存（252-334）長子劉璞之《靈寶五符》甚為相似，二書或竟同出一手。

《馬陰二君內傳》既擴充自《神仙傳》，又有上清派楊、許三君寫本，則其出世當在此約 50 年間，其上限乃《神仙傳》成書之年（317 年以前），<sup>（註 53）</sup>下限則蓋在東晉中期興寧、太和（363-371）年間三君活躍之時。<sup>（註 54）</sup>其編造者當為天師祭酒，其證有六。其一，傳中金液神丹方冠以「正一天師張道陵序」（道藏本《神丹經》1.1a）。其二，金液神丹方所須祭九老仙都君及九氣丈人等仙真，固恒為天師道所崇奉，已見前文。其三，經中合丹前所設祭及請神須十八拜，「自稱下土大道民某甲」（1.8b），授經儀禮中則須跪拜而曰：「今奉屬太上道君，永為臣民」、「唯願太上大道諸君丈人，當扶某一身」（1.19a）云云，「道君」「道民」亦固屬五斗米道信眾恆用之號。其四，合丹之祭並須下跪請神，乞求愿恕曰：

乞願九天三天高皇、太一諸君丈人，為某除七世以來所犯殃謫，乞得解除，下及某身歷劫以來無狀之罪，萬死之罪，萬死之過，一切乞除，乞見太平，得睹真聖之主，分別求哀。（1.9b-10a）

乞見太平，期候聖主之語，乃沿用天師道之種民說，亦非東晉前期其餘道流所言。<sup>（註 55）</sup>其五，馬明生傳中太真夫人勸勉安期「君能勤正一於太清」云云，<sup>（註 56）</sup>「正一」即張陵之道。天師道習用之稱號與套語，既屢見於經中，可見其必出祭酒之筆。其六，趙昇注天師序，謂：

53. 大淵忍爾：《道教史の研究》，頁 103；李豐楙：《抱朴子》，頁 53-55。

54. 土屋昌明：〈仙傳文學と道教〉，頁 177-8 謂《仙人馬君陰君內傳》既為顧歡《道迹經》所採錄，當興寧（363-365）年間所出。按：楊羲之於此傳，乃受經者而非造經者，其面世當稍前於興寧年間。

55. 太平時「聖君」來下，與種民同出之說，見於《正一天師告趙昇口訣》（1003/55）3a-4b。有關天師道之種民說，詳參李豐楙：〈傳承與對應：六朝道經中末世說的提出與衍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9（1997），頁 91-130；大淵忍爾：《道教史の研究》，〈洞淵神呪經の内容に関する研究〉，頁 488-517；吉岡義豊：《道教と佛教・第三》（東京：國書刊行會，1976），〈六朝道教の種民思想〉，頁 223-255。

56. 《太平廣記》卷 57，頁 354 引《壺城集仙錄》。

仙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子能修之可長存。口為玉池太和宮（官當作宮），液為清水美且鮮，所謂飲食自然者也。（1.6b）

所引仙經，即天師道之《黃庭經》（《黃庭外景經》），此兩句作「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修之可長存」（《太上黃庭外景玉經》[167/10] 1.1a）。<sup>（註 57）</sup>可知《馬陰二君內傳》必由天師道徒編撰。至於其具體傳承之線索，則可推敲尋繹自《太上靈寶五符序》（183/10）。

東晉前期，天師道之劉璞另傳授《靈寶五符》，異乎葛洪舊有之《靈寶經》，其後陶弘景得此劉璞本《靈寶五符》，數論及其內容。取其言與《正統道藏》中《太上靈寶五符序》相覆按，俱若合符節，略無違礙，可知今《太上靈寶五符序》大抵即劉璞本《靈寶五符》，後人容有加筆續筆，而大體仍舊。<sup>（註 58）</sup>此《靈寶五符》之內容思想與《馬陰二君內傳》相似之處甚多，又同為楊、許三君所寫，似非盡巧合之故，二經之成書必關係密切。

劉璞本《靈寶五符》成書於 350 年以前，楊羲於此年「就魏夫人長子劉璞受

57. 「口為玉池太和宮，液為清水美且鮮」兩句乃經文中「玉液清水」之釋義，非《黃庭經》之原文。其後楊羲於《魏夫人傳》內別撰《黃庭內景經》，乃截取此「口為玉池太和宮」一句（《太上黃庭內景玉經》[167/10] 2a）。楊羲之熟讀《馬陰二君內傳》，於此可睹。有關原《黃庭經》與《黃庭內景經》，參麥谷邦夫：〈黃庭內景經試論〉，《東洋文化》，62（1982），頁 29-59；卿希泰：《中國道教史·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頁 351-371；Isabelle Robinet, tr. by Julian F. Pas & Norman J. Girardot, *Taoist Meditation: The Maoshan Tradition of Great Pur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55-96；前田繁樹：〈黃庭經とその時代〉，野口鐵郎編：《講座道教·第一卷》（東京：雄山閣，1999），頁 152-165。

58. 有關《靈寶五符》成書之考證，參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 62-66；Stephen R. Bokenkamp（柏夷），“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in Michel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II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83), pp.450-8；山田利明：〈靈寶五符の成立とその符端的性格〉，安居香山編：《讖諱思想の綜合的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84），頁 165-195；同氏：〈《五符序》形成考〉，載秋月觀暎編：《道教と宗教文化》（東京：平河出版社，1987），頁 122-135；Toshiaki Yamada（山田利明），“Longevity Technique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Lingbao wufuxu*”，in Livia Kohn ed., *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Technique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9), pp.99-124（按：此文所論，與前二文略異）；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90），〈太上靈寶五符序の形成〉，頁 45-104（李慶中譯：《六朝道教史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頁 42-97）。陳國符與 Bokenkamp 俱謂葛洪舊有之《靈寶經》大體即今《太上靈寶五符序》；山田利明與小林正美論述甚繁，謂自東晉前期至劉宋時《太上靈寶五符序》歷經添附，層累而形，楊羲所得為其祖本。有關《太上靈寶五符序》之作者，山田利明：〈靈寶五符の成立とその符端的性格〉，頁 185 謂其陸續成於天師道與「葛氏系」，同氏“Longevity Technique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Lingbao wufuxu*”，pp.121-2 則謂先後成於葛玄與葛巢甫（約 400），小林正美：〈太上靈寶五符序の形成〉，頁 90（中譯本，頁 84）則謂陸續成於「葛氏道」。Bokenkamp,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pp.457-8 則反謂《太上靈寶五符序》或乃葛巢甫略事刪節原《靈寶經》而成。



《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真誥》20.11a-b），此「楊書《靈寶五符》一卷」後為陶弘景所得（20.2b），陶弘景論《靈寶五符》，必據此劉璞本。《真誥》陶注嘗三度提及「《五符》」以證三君手書內容，與《太上靈寶五符序》卷首序所述經文之出世，俱若合符節：

《太上靈寶五符序》	《真誥》
<p>黃帝生二十五子，……二曰昌意，降居弱水，昌意娶蜀山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是為顓頊，……依神靈以信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祠。（1.2b）</p>	<p>玄帝者，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顓頊，顓頊父居弱水之鄉。項身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監眾神以導物。……鑄羽山之銅為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峰。（陶注：說顓頊與《五符》語正同，《五符》唯無埋鼎一事耳。）」（12.1a-b）</p>
<p>爾乃巡狩於鍾山，……還乃計功勞於會稽之野。（1.6a）</p> <p>禹於是服靈方以匿景，葬茲山以顯終。（1.7a）</p>	<p>夏禹詣鍾山，啖紫柰，醉金酒，服靈寶，行九真，而猶葬於會稽。（陶注：此事亦出《五符》中。）（14.17a）（註59）</p>
<p>闔閭……解帶乎包山，包山隱居為使者，號曰龍威丈人，令極洞室之所深。（1.7a）</p> <p>見題門上曰：天后別宮。……於是迴返。齋所得書以獻闔閭。（1.8a）</p>	<p>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位在太湖苞山下，龍威丈人所入，得《靈寶五符》處也。（11.1b 陶注）</p>

陶弘景所指《五符》三事，俱合於《太上靈寶五符序》卷首之序，可見劉璞本《靈寶五符》與《太上靈寶五符序》大抵相同。

59. 小林正美：〈太上靈寶五符序の形成〉，頁66（中譯本，頁61）謂此節未見於《太上靈寶五符序》，可見楊羲之《靈寶五符》不同於《太上靈寶五符序》云云。按：夏禹歸葬會稽一事其實見於《太上靈寶五符序》1.7a，小林氏失檢。

《登真隱訣》記華子期與樂子長得《靈寶五符》，<sup>(註 60)</sup>此與今本所述亦同：

華子期，九江人，受用里先生《靈寶》、《赤杯（松）方》<sup>(註 61)</sup>。

樂子長，齊人，吳羌（「羌」當作「夫差」）時受韓君《靈寶五符》，乃敷天書，藏於東海勞盛山中，為吳王所得。（《無上秘要》84.6b、84.8b 引）

《太上靈寶五符序》記：「華子期者，九江人也，少好仙道，……忽遇用里先生，乃授之《仙隱靈寶方》。」(1.11a-b)<sup>(註 62)</sup>又謂樂子長之師霍林仙人即韓眾(3.3b)，經上方術乃「霍林仙人授樂子長，隱於勞盛山之陰」(1.15b，又參 2.4a、2.9b)，「勞盛山上刻石作文，仙人樂子長作，吳王夫差寫取」(3.7b)。二人之事與《登真隱訣》所記相同。陶弘景嘗得一紙偽冒楊、許三君真跡之書，提及一「南陽樂子長」云：「我嘗見南陽樂子長，淳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任命，亦不知修生之方……」(《真誥》8.12a-b)，文後陶弘景遂加按語，「樂子長非受《五符》者」(8.14a)，<sup>(註 63)</sup>謂此來歷不明之「南陽樂子長」與受《靈寶五符》之樂子長，並非一人。<sup>(註 64)</sup>

有關《靈寶五符》之緣起以外，陶弘景亦曾指述經中其餘三處內容，皆可見於今本。其一，《登真隱訣》謂：「天師〈靈寶伍（五）符序〉及〈太清金液丹序〉，並佳筆」，<sup>(註 65)</sup>天師之序見《太上靈寶五符序》3.1a-4a。<sup>(註 66)</sup>其二，《登真隱訣》佚篇載錄許翽書《劍經》，陶注云鮑靚之尸解「是用〈靈寶太玄陰生符〉，朱書刀矣」，<sup>(註 67)</sup>又云：

60. 山田利明：〈《五符序》形成考〉，頁 122-135 謂樂子長、華子期皆漢代方士，其服餌、長生法皆來源甚古，乃漢代仙方。

61. 據敦煌卷 P3773《無上秘要》殘卷校改，見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頁 344。

62. 《太上靈寶五符序》又載：「仙人挹服五方諸天氣經（原注：華子期受用里先生訣）」(1.11b)。

63. 山田利明：〈靈寶五符の成立とその符端的性格〉，頁 179；小林正美：〈太上靈寶五符序の形成〉，頁 66-67（中譯本，頁 61-62）引此句俱不顧前文斷章取義，謂此可證楊羲之《靈寶五符》並無樂子長事，異於《太上靈寶五符序》云云。

64. 《仙苑編珠》引《神仙傳》載樂子長為齊人（1.14b），陶弘景既採其說，故斷此「南陽樂子長」另有其人。

65. 《太平御覽》卷 671，頁 5a 引。宋代賈善翔《猶龍傳》（550/30）亦云漢天師撰〈靈寶五符序〉（5.6b）。

66. 小林正美：〈太上靈寶五符序の形成〉，頁 104（中譯本，頁 97）苦辯此序並非託於張陵，可謂有獨特見解。

67. 《太平御覽》卷 665，頁 2a 引。《太平御覽》此卷所載乃《劍經》及陶注，唯正文與陶注已混揉，須仔細分辨。參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II, pp.137-140; Strickmann, "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 p.134。

太清尸解法，《五符》中有〈太玄陰生符〉，又用牛脂煎錫藥丸兩事耳，無復餘方也。(註 68)

〈靈寶太玄陰生之符〉見於《太上靈寶五符序》(2.25a)，謂「服尸解藥，日數足即作此符，丹書白素」(2.25b)，「尸解藥」方爲：

以三月中殺牛，煎取脂一斤半，水銀一斤半，錫一斤半，於山中密地齋一月。乃於銅器中煎錫，錫消納水銀及脂，都合同，丸之，服如大豆三丸，日三服，服之九日，凡八十一丸，忽然尸解，蛇蛻而去，去時如上符節度。(2.25b-26a)

此尸解藥即陶弘景所謂「用牛脂煎錫藥丸」。其三，《登真隱訣》記：

《太上八威策文》(陶注：今《靈寶五符》後有一符，名〈太上八威策〉，以制虎豹山精也。)(註 69)

《太上靈寶五符序》卷下五方靈寶符命後，乃有一符題「三天太上伏蛟龍虎豹山精文，名之曰八威策」，可辟「百禽山精毒獸」(3.12b)。此亦切合陶弘景之語。今所存陶弘景提及劉璞本《靈寶五符》之九處按語，可謂乃對《靈寶五符》內容之「隨機選樣」，皆合乎今本《太上靈寶五符序》，可見兩者內容大體相同，非出巧合。《太上靈寶五符序》間或容有後人之添筆，然自劉璞授經以後，體制上當無大幅竄亂之舉。(註 70)

68.《太平御覽》卷 665，頁 7a 引。

69.《太平御覽》卷 673，頁 6b 引，誤題「靈寶經」，揣其文意，當出陶弘景之筆。

70.《太上靈寶五符序》〈八威策〉後，有〈三天太玄陽生符〉及〈三天太玄陰生符〉二符，謂「道士欲尸解者，神筆書草木刀金，即代爲人形而死去矣」(3.13a, 3.13b)，則此二符亦尸解之道。然陶弘景既云：「太清尸解法，《五符》中有〈太玄陰生符〉，又用牛脂煎錫藥丸兩事耳，無復餘方也。」則劉璞本之《靈寶五符》，或無此二符，乃後人增益之。

《真誥》：「楊書《靈寶五符》一卷，本在句容葛梁間。泰始(465-71)某年，葛以示陸先生，陸既敷述《真文赤書》、《人鳥五符》等，教授施行已廣，不欲復顯出奇迹。因以絹物與葛請取，甚加隱閉。」(20.2b) 小林正美：〈太上靈寶五符序之形成〉，頁 68-69 (中譯本，頁 60-61) 據此謂楊羲之《靈寶五符》必與陸修靜所有之本「《五符經序》」云云大異，故爲陸修靜隱閉。按：據陶弘景之意，與《靈寶五符》意旨大同小異而僞冒天經者，即爲此《真文赤書》與《人鳥五符》，非謂陸修靜另有楊羲所書《靈寶五符》之別本，讀者不必增字解書。Bokenkamp,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pp.456-7 亦謂陸修靜教授之經符，乃葛巢甫襲取《靈寶五符》文意而編造之新符書，葛巢甫自己則當未嘗改竄《靈寶五符》。

《馬陰二君內傳》之成書，必與《太上靈寶五符序》有關，二書辭旨內容相通之處頗多。其一，《太上靈寶五符序》附有託名張陵之序（3.1a-4a），亦用五斗米道之辭，<sup>（註 71）</sup>此與《馬陰二君內傳》所同之一。二序皆詞藻華美，文多駢偶，近乎楊羲之上清經，此即陶弘景所謂「並佳筆也」。其二，受金液神丹方與《靈寶五符》均須祭祀，不得輕竊，其設祭行醮之法不單相似，二書敷述條陳之語，亦多雷同：

	道藏本《神丹經》受經祭法	《太上靈寶五符序》受經祭法
祭品	用好清酒一斗八升，……水人三頭——雞頭也。（1.18a-b）	肥鳥一頭，酒隨多少，要令三斗以上，令得清醇美者。（3.4b）
杯盤之設	用三盤，盤用三盃，餘內別盤，盛座左右。（1.18b）	拌三枚，其二枚各盛五杯，其一拌盛一杯，……餘酒別樽，……餘肉（當作內）別拌，盛著座前。（3.4b）
香火	燒三鑪香火，通共一座。（1.18b）	具五香火，相連於拌前。（3.4b）
齋期	主人齋七日，或三日。三日訖施祭。（1.18b）	宜清齋三日。（3.4a）
時辰	祭在子時。（1.18b）	祭……於夜半。（3.4a）
請神之法	著新潔衣服，三再拜，謹請九天眞皇、九老仙都君、九氣丈人……下降某郡鄉里某甲室中。（1.18b）	盛服束帶，跽請：……上皇天尊、某身三魂七魄、三官真人……暫降于某郡縣鄉里中。（3.5a-b）

71. 如「依大道科法」（3.5b）、「尊仰大道」（3.6b）。

請罪及其祝語	須與因重上香、酒，又三再拜，良久而跪：某以胎生肉人，枯骨子孫，久淪愚俗，積聚罪考，禍咎深重。(1.19a)	請畢上酒，更燒香，徐自陳曰：某以胎生肉人，枯骨子孫，生長濁世，穢氣蟻聚，積罪河海，抱咎深重。(3.6b)
送神之法	又重上香、酒，畢送神。起立稽首曰：上煩九天真王。又一拜，起曰：上煩三天真王。又一拜。……(1.19b)	又上酒……然香送神。(3.7b) 請一帝到輒一再拜，凡六再拜也。送帝……改云：上勞某帝，便再拜。(3.6b)
祭品	其餘甘果珍肴，隨心所增損耳，亦無從厚也，家貧以此爲限也。(1.20a)	果物爲(「爲」衍字)隨豐儉之宜。(3.5a)
地點	祭時，勿令俗人近其房室，屏之爲佳。(1.20a)	祭於靜室，若庭壇之間行事，於夜半屏人於非所。(3.4a)

可見二經之祭法如出一轍，用語亦多相近。

其三，二經除託於天師道外，復假借於葛洪之盛名，《馬陰二君內傳》之跋語(道藏本《神丹經》2.4b-5b)乃假託鄭君與「弟子」葛洪之言，陰君傳部份則載錄《神仙傳》內葛洪勸仙之按語；(註 72)而《太上靈寶五符序》之靈寶黃精方中，亦附有鄭隱與葛洪之語：

弟子葛洪曾聞之於鄭君，言識其始云：子服戊巳壽不已，子服長生之精，與天相傾。又聞葛仙公所傳云：諸修長生之道，當先去三蟲，下伏尸，乃可將服食，休糧絕穀耳。(2.22b-23a)

其受經之醮祭雖屬天師道之法，亦屬入葛洪之謬許：「抱朴子曰：登名山師受經，後欲佩身供養，受者設此醮也。」(3.5a)可見二經俱不諱言其書自張陵作序以來，

72. 《雲笈七籤》106.23b-24a 引；文字與《太平廣記》卷8，頁54引《神仙傳》同。

復有近世葛洪之添筆，以顯此經曾為葛洪珍秘，非凡俗道士嚮壁虛構，此誠增廣招徠之術。其四，《馬陰二君內傳》所載之太清金液丹方，出自古文，世人不能辨解，至陰長生方以隸書寫出：

此太清金液神丹經文，本上古書，不可解，陰君作漢字顯出之。

（金液還丹）凡六十三字，本亦古書難了，陰君顯之。（道藏本《神丹經》

1.14b-15a、2.1a）

《太上靈寶五符序》述其經文本亦古書，後經樂子長轉寫顯出，方見於世：

〈靈寶上序〉及撰出服御之文，皆科斗古書，字不可解，子長並受，集而

顯出之，尋其波流，皆出乎《五符》之上也。（3.2b-3a）<sup>（註 73）</sup>

可見二經原皆古文云云，傳世並有一番轉折。<sup>（註 74）</sup>

其五，中土之「地獄」一詞究初見於何經何典，待考，然於東晉前期當仍未流行。<sup>（註 75）</sup>《馬陰二君內傳》與《太上靈寶五符序》二經皆用「地獄」語，與三官並列，蓋乃道書中所首見。道藏本《神丹經》謂：

及祖父母、父母為罪，乘先世無數之殃，或謫在地獄，負撻山石，赴諸

河伯、天地水三官。（1.9b）

《太上靈寶五符序》亦有云：

斷食豬犬肉，食此物肉，令人死不得上天，但止泰山，入三官地獄，為

守檻鬼吏。（2.23a）

二書並用「地獄」，於東晉前期堪稱特色。其六，二書俱用災歲及佛教「劫」之觀念，乃見六朝道教末日論之端倪。「陽九百六」源自劉歆（?-23）《三統曆》，指水

73. 經內亦一再言及樂子長書出經文：「華子期受用里先生訣，樂子長書出神名」（1.11b）；「靈寶三天方（原注：樂子長書出文）」（2.2b）；「夏禹受真人方（原注：樂子長書出，隱於勞山之陰）」（2.9b）。

74. 其後楊羲上清經與葛巢甫靈寶經俱發揚此說，謂經文皆天書難了，歷經轉寫方顯於世。詳參 Robert Campney, "Buddhist Revelation and Taoist Translat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aoist Resources*, 4.1(1993), pp.22-25。

75. 蕭登福：《漢魏六朝佛道兩教之天堂地獄說》（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並未考證道教「地獄」一詞初見之處。

旱災歲，<sup>(註 76)</sup>「劫」則取自佛經，佛教傳說世界劫盡毀滅後，宇宙將循環再生。<sup>(註 77)</sup>《靈寶五符》與《馬陰二君內傳》俱謂災厄有時，生靈塗炭，是為「陽九百六」或「劫」，唯有用其道術乃得度厄。據云夏禹之《靈寶五符》不世出，須至大劫或陽九百六之災期方傳予世人：

其一通書以南和丹縉，……以付震水洞室之君，須三千之會，當傳與水師傅伯長。其石碩之文，乃待大劫一至而宣之耳。……萬劫驗其書，道詠須其方，陽九見上天之書，百六告傳氏之功。(《太上靈寶五符序》 1.6b-7a)

天帝大文不可舒，此傳伯長百六初。<sup>(註 78)</sup> (1.10a)

斯乃上皇之玄教，文命藏之於東苗，誓萬劫而一宣。(1.16a)

夏禹晚撰其波，未戢其上真，猶封于石碩，以待大劫。(3.1b)

經末收〈九天王長安飛符〉二符，謂：

道人佩之以履陽九百六，千毒不加身。昔夏禹藏之石碩，以傳理水傅伯長……。大劫至佩其前。小劫會佩其後。(3.12a-b)

此「陽九」、「百六」即指數千年定期一遇之大災劫。水師傅伯長適時得《靈寶五符》，乃可剋治大劫之盡之大水災。<sup>(註 79)</sup>陽九百六之說復大備於《馬陰二君內傳》：

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見司陰君與西漢夫人共遊，見問以陽九百六

76. 據劉歆 (?-23)《三統曆》，一元 4617 歲，凡遇 57 災歲，陽為旱災、陰為水災，初入元之百六歲後有旱災九年，是為「陽九」；參 Stephen R. Bokenkamp, "Time After Time: Taoist Apocalyptic History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Asia Major*, 7:1(1994), pp.63-66。有關《三統曆》之思想，詳參川原秀城：〈三統曆與劉歆的世界觀〉，載山田慶兒編：《中國古代科學史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9)，頁 121-138。

77. Erik Zürcher (許理和), "Eschatology and Messianism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in W.L. Idema, ed., *Leyden Studies in Sinology* (Leiden: E.J. Brill, 1981), pp.38-39.

78. 此童謠據云又見於緯書《河圖緯象》，作「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六百（按：當作百六）初」，見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頁 1187。

79. 詳參 Max Kaltenmark (康德謨),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 "T'ai-chang ling-pao wou-fou siu"", *Zinbun*, 18(1982), p.10。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道教の終末論〉，頁 404-7 (中譯本，頁 389-390) 謂此經之「陽九百六」及「劫」並無災害之意，不可信從。

之期，聖主受命之劫。下官答以幼稚，未識運厄之紀，別當諮太真王夫人；今既賜坐，願請此數。夫人曰：期運漫汗，非君所能卒知，夫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小陽九、小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此二災是天地之否泰，陰陽九地之字蝕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十年，而此運所鍾，聖人所不能禳。(註80)

太真夫人繼謂陽九天旱，百六水淹，甲申年小百六之期乃至，其時海水枯竭，飛洪倒流，淹沒大地。(註81)書中金液神丹經方之祭祀禱文，亦提及天地歷有多「劫」：「下及某身歷劫以來無狀之罪，萬死之罪，萬死之過，一切乞除。」(道藏本《神丹經》1.9b-10b)可見《靈寶五符》與《馬陰二君內傳》互相發明呼應，其災歲說已漸衍為末日論，以恫嚇誑惑世人。

《靈寶五符》與《馬陰二君內傳》之編造手法大抵相似，皆擴寫或竄改自葛洪藏有之江南舊道經；《靈寶五符》主要增益自三卷本古《靈寶經》，而《馬陰二君內傳》則鋪寫《神仙傳》並襲借《九鼎丹經》。二書既誇飾其經之緣起，又輔以張陵之稱許與天師道之傳授儀式。(註82)楊羲所得之《馬陰二君內傳》，或與《靈寶五符》同於350年前後受自劉璞。是以《馬陰二君內傳》之成書上下限，可定為317至350年三十餘年間。二書編者必屬與劉璞同一系之南渡天師道，或即劉璞本人。

今可考東晉前期南方天師道最具號召力者，即為劉璞、劉遐兄弟及其母魏華存。魏華存(252-334)任城人，晉司徒魏舒(209-290)女，嫁與南陽人劉文，據云得仙真降室。(註83)後天下荒亂，魏華存攜二子劉璞、劉遐南渡，二子並處官位，傳道於江南高門世族間，其事跡較魏華存尤詳備可信。弟劉遐嘗為陶侃(259-334)從事中郎將、(註84)郗鑒(269-339)司馬，345年時為吏部尚書，346年時

80.《太平廣記》卷57，頁352引《墉城集仙錄》，又略見《無上秘要》7.10b-11a引《道迹經》。

81. 有關甲申年洪水之預言，可參菊池章太：〈甲申大水考〉，《東方宗教》，87(1996)，頁1-20。此文認為甲申大水之說最早見於東晉末年。

82. 早期天師道不用金丹，張陵煉丹之說實出於江南，而上清經沿用之。詳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I, pp.72-74, 109-110。

83. 有關魏華存事蹟，詳參古川忠夫：《書と道教の周邊》(東京：平凡社，1987)，〈南真昇仙〉，頁107-122。

84.《太平廣記》卷58，頁357引《墉城集仙錄》〈魏夫人傳〉。道藏本《墉城集仙錄》非完本，無此篇。



爲太常，後進至尙書僕射，<sup>(註 85)</sup>又嘗爲會稽太守（《真誥》20.4b）。兄劉璞則先後爲庾亮（289-340）及溫嶠（288-329）司馬，334 年以前爲安成（今江西安福縣）太守，後擢爲侍中。<sup>(註 86)</sup>二子俱傳授天師道，上承其母魏華存之遺教。劉璞承受其母遺經，<sup>(註 87)</sup>傳法予楊羲等江南士人，劉遐亦常攜魏華存之經書遺物：

魏夫人小息還（當作「遐」）爲會稽郡時，攜夫人巾箱法衣，并有經書自隨供養。後仍留山陰，于今尚在，未獲尋求之。（《真誥》20.4b）

郗鑒晚拜太尉，寢疾乞歸時「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sup>(註 88)</sup>可見劉遐得郗氏一門推心置腹。劉遐與王羲之過從尤密，其子劉暢娶王羲之獨女。<sup>(註 89)</sup>郗鑒二子郗愔、郗曇（320-361）兄弟與王羲之（303-361）父子世學五斗米道，奉道至篤，<sup>(註 90)</sup>當劉遐之力所致。郗愔既自寫葛洪之《太清神丹經》，諒必網羅《靈寶經》、《九鼎丹經》等葛洪舊藏經術，劉璞、劉遐一系道士遂因緣得睹。永嘉之世祭酒南渡，劉氏昆仲揉合南北道學，改纂江南道經與仙傳，緣飾以天師道思想，蓋亦應於時勢變異之故，此猶東晉佛教之有格義新學也。《靈寶五符》與《馬陰二君內傳》，於茲應運而生。

85. 房玄齡（579-648）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67，頁 1800、卷 93，頁 2416、卷 19，頁 606。《隋書》卷 35，頁 1066：「梁……有尙書僕射《劉遐集》五卷。」
86. 《太平廣記》卷 58，頁 357-8 引《墉城集仙錄》〈魏夫人傳〉。《太平御覽》卷 661，頁 6a 引《真誥》佚文（或爲誤題）亦云劉璞與魏夫人居於「江州安城郡」。
87. 《墉城集仙錄》〈魏夫人傳〉：「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瑯邪王舍人楊羲」（《太平廣記》卷 58，頁 358 引）。南朝時〈上清源統經目注序〉謂魏夫人「去世之日，以經付其子道脫，又傳楊先生諱羲」（《雲笈七籤》4.2a；又見孟安排：《道教義樞》[762-3/41] 2.5a 引梁代孟智周《玉緯》），「道脫」既爲楊羲之師，當即劉璞之字。
88. 《晉書》卷 67，頁 1800。
89. 劉孝標（462-521）注劉義慶（403-444）《世說新語》引《劉瑾集敘》：「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545。參吉川忠夫：《中國人的宗教意識》（東京：創文社，1998），頁 108-9、272。
90. 有關王羲之奉道，詳參福永光司：《道教思想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7），〈王羲之の思想と生活〉，頁 319-355；吉川忠夫：《書と道教の周邊》（東京：平凡社，1987），〈王羲之のひと時代〉，頁 165-184；Ad Dudink, "The Poem *Laojun Bianhua Wuji Jing*: Introduction, Summary, Text and Translation", in Jan A.M. de Meyer, et al, eds., *Linked Faiths: Essays on Chinese Religion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onour of Kristofer Schipper* (Leiden: E.J. Brill, 1999), pp.53-146。有關郗氏之奉道，詳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頁 19-20。馬樞（522-581）《道學傳》記郗愔「手自起寫道經，將盈百卷，于今多有在者」（《太平御覽》卷 666，頁 5a 引，誤作《太平經》）。郗愔藏經宏富，所寫有葛洪之《金液丹經》等，已見上文。劉氏昆仲所得之江南道經與葛洪舊經，或緣自郗氏。

## 五、道藏本《神丹經》之形成

道教仙傳中行道修習之法，每別出單行，《茅君傳》之九轉還丹方、《魏夫人傳》之《黃庭內景經》皆為顯例。<sup>(註 91)</sup>唐宋之際，《馬陰二君內傳》中煉丹之篇亦割裂別行，附錄葛洪雜記二篇，一者記陰君見世顯形，一者記南海丹砂之產地，合成道藏本《神丹經》。

道藏本《神丹經》此二附篇中，記陰君顯形者當出葛洪手筆，並非假託。<sup>(註 92)</sup>318 年鮑靚面授葛洪，自言晝遇陰君，得授刀解法與晉祚之讖言，一一具陳。<sup>(註 93)</sup>歷十餘年，蘇峻 (?-329) 之亂以後，葛洪始筆述其事，以為蘇峻亂事有驗於陰君讖語（道藏本《神丹經》2.9b）。《馬陰二君內傳》馬明生授胡廣讖言故事，蓋受此啟發而作。葛洪文末記云：

後鮑氏死，權葬著石子岡，經賊抄，有發塚者，唯見一口夫（大）刀在棺中，而不見衣服骸骨所在，賊又聞塚左右有人馬之聲，恐怖而走去，遂不敢取刀者。……如此鮑氏必得陰君刀尸解之法也。（道藏本《神丹經》2.11a-b）

《登真隱訣》中《劍經》注稱引葛洪所記鮑靚尸解事，以證刀解之道：

昔葛洪云：陰君授鮑靚尸解之法，後死埋石子崗，有人發其棺，見一大刀，冢左右有人馬之聲，遂不敢取。<sup>(註 94)</sup>

陶弘景考核至為精贍，必先曾親睹葛洪所記，可見道藏本《神丹經》中鮑靚遇陰

91. 有關九轉還丹方，可參 Strickmann, "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 pp.146-150、Fabrizio Pregadio, "The Book of the Nine Elixirs and its Tradition", pp.578-580；有關《黃庭內景經》，參上文。

92. 饒宗頤：〈《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頁 511 則謂此文為偽託。

93. 事後鮑靚赴任南海太守。《登真隱訣》〈真靈位業〉篇謂鮑靚「晉元、明帝時（318-323、323-325）為南海太守」（《無上秘要》83.5b 引）。《晉書》本傳則記鮑靚在南海時，王機 (?-315) 為廣州刺史（《晉書》卷 95，頁 2482），而王機任廣州刺史約於 312-5 年間，如此則鮑靚始為南海太守當約在 313 年（參大淵忍爾：《道教史の研究》，頁 122-5），自南海還都方晝遇陰君。按：《晉書》記鮑靚指王機遇妖物不祥事，語涉不經，似出後人附會，而為唐人修《晉書》時所誤收。當以《登真隱訣》所記為是。

94. 《太平御覽》卷 665，頁 2a 引。

君一事當葛洪親身聞記，非後人僞託。鮑靚通於陰君事，其後亦具見於《道學傳》、<sup>(註 95)</sup>三見於《雲笈七籤》(〈尸解〉 85.15a-16a、〈鮑靚真人傳〉 106.31a-b、〈鮑姑傳〉 115.2b-3a)。

道藏本《神丹經》卷下載錄南洋出丹砂諸國，此篇當成於葛洪晚年，而稍經後人塗改。306 年葛洪初至廣州，滯留數載，期間嘗至扶南尋訪丹砂。331 年南下求勾漏令後，復主要據東吳時萬震《南州異物志》及康泰《吳時外國傳》二書，記述南洋西域生丹諸國，<sup>(註 96)</sup>附於某部丹經之末以示後學。文中謂：「今撰生丹之國，紀識外邦，并申愚心，附於《金液》<sup>(註 97)</sup>之後。……今以羸文結託真書，求自存錄者也。」(道藏本《神丹經》 3.5b) 葛洪不屑於天師道，<sup>(註 98)</sup>《抱朴子》多言「學道」而未嘗見「奉大道」等天師道用語，然道藏本《神丹經》卷下則數言南洋西域國民之「奉大道」(3.9b, 3.10a, 3.14b, 3.17a)，可見此篇個別詞句曾遭改竄。

入唐以後，有好事者截取《馬陰二君內傳》中之金丹經方，包括天師序及趙昇按語，別出單行；又抄錄葛洪所記鮑靚晝見陰君事及南海丹砂產地諸國兩篇，稍加點竄，附於經方之後，形成今三卷本《太清金液神丹經》。<sup>(註 99)</sup>此新經必先於北宋初年成書，蓋《崇文總目》首見「《金液神丹經》三卷」，<sup>(註 100)</sup>《雲笈七籤》卷 65 亦節錄此經，題曰「《太清金液神丹經》(並序)」。

95. 《太平御覽》卷 663，頁 5a 引。

96. 參饒宗頤：〈《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 與南海地理〉，頁 513-516、569-572。饒宗頤以為此記當出東晉之世，據文中韻語判定「此書決不晚至宋、梁以後」(頁 516-7)，然未遽定為葛洪之撰。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 378 則謂此文乃葛洪所撰：「葛洪嘗由日南往扶南。(其後因所聞見，記晉代南洋產砂之國，附於《太清金液神丹經》之後)」。Henri Maspero (馬伯樂), *Études Historiques* (Paris: Civilisations du sud, 1950), "Un texte taoïste sur l'Orient Romain", pp.98-101 則以為七世紀中後期時人所託，D. D. Leslie & K.H.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Bardi Editore, 1996), p.116 沿用馬伯樂之說。

97. 此「金液」二字，或為道藏本《神丹經》之編造者竄入，以配合「太清金液神丹經」之名，未可盡信。如確為葛洪之語，則此篇當或原附於鄭隱所授一卷之《金液丹經》之後。

98. 《抱朴子內篇校釋》卷 8，頁 151：「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為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

99. 《正統道藏》洞神部眾術類中拼湊葛洪舊著、或逕自偽造而冒題葛洪之丹術，不足一已，如《抱朴子神仙金匱經》、《太清玉碑子》(597/32) 及《金木萬靈論》(598/32)，參任繼愈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科學社會出版社，1991)，頁 680、691、704。

100. 《崇文總目》卷 4，頁 298。參饒宗頤：〈《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 與南海地理〉，頁 511。Pregadio, "The Book of the Nine Elixirs and its Tradition", p.631 則謂此經「於十二世紀前編成」。

## 六、總結

東吳方士所造《太清神丹經》三卷具述馬、陰二君成仙故事。葛洪少自鄭隱得授其經，載錄二君得道事於《神仙傳》，節錄丹方於《抱朴子內篇》，並借陰長生事勸勉道學。葛洪復問道於鮑靚，得聞陰君現形授法之事，後加以傳述。葛洪晚年苦尋丹砂，寄意海外，遂記南洋西域生丹諸國。南渡祭酒爲迎合江南士庶，改寫南方原有道經及傳說，易其貌爲天師道固有經籍，添入末日洪水之說，既增益《靈寶經》爲《靈寶五符》，又據《神仙傳》馬陰二君傳記及《九鼎丹經》等造構《馬陰二君內傳》。楊羲少自祭酒劉璞受此二經傳，日後所造上清經傳，受《馬陰二君內傳》影響尤深。《馬陰二君內傳》既嘗爲楊羲所有，特爲顧歡及陶弘景等上清派所重。唐至宋初間《馬陰二君內傳》中經方部份復別出單行，附以葛洪所撰鮑靚通陰君事及海外生丹諸國之記載，綴合成今《太清金液神丹經》三卷本，太真夫人故事別具錄於杜光庭《墉城集仙錄》。《馬陰二君內傳》完帙則隨元藏湮滅。

今所存《太清金液神丹經》、〈太真夫人傳〉與《馬陰二君內傳》之關係，本無鑿證。今道藏本《神丹經》之疑得釋，乃緣於《周氏冥通記》字縫間拈出《馬君傳》，事出無心，非盡人力。倘陶弘景未嘗留此按語，則天壤間已無片言隻字可證可辨。道門素稱陶氏爲「玄中之董狐」(《華陽陶隱居內傳》序 2a)，誠非溢美虛銜。

## *Taiqing jinye shendanjing and Majun zhuan*

**Tat-fai Tsang**

Chan Shu Kui Memorial School (Hong Kong)

### ABSTRACT

After the barbarian invasions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libationers who had migrated to southern China compiled the new scriptures of the Way of the Celestial Master, incorporating the writings and legends that circulated in the south at the time. This new collection included two major writings: *Majun zhuan* (*Biography of Lord Ma*), based on *Shenxian zhuan* (*Biographies of Immortals*) and Ge Hung's collection of writings on alchemy, and *Lingbao wufu* (*The Five Talismans of Lingbao*), based on *Lingbaojing* (*Scripture of Lingbao*). These two writings were given to Taoist followers in the south by the son of Wei Huacun, a famous libationers of the time, and then had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Shangqing Revelation. During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the section on alchemy in *Majun zhuan* was put together with two narratives written by Ge Hung into *Taiqing jinye shendanjing* (*Scripture of the Divine Elixir of the Golden Liquor of the Great Purity*).

**Key words:** Ge Hung, *Shenxian zhuan*, *Lingbao wufu*, *Majun zhuan*, *Taiqing jinye shendanjing*, Way of the Celestial Master

(收稿日期：2005.12.16；修正稿日期：2006.3.30；通過刊登日期：2006.5.5)